

重刻心齋王先生語錄

大學揭聖學之全而云然者中和位育之  
峻業止至善之極功孔子之集大成而陽  
明王公之致吾良知者其在茲乎其在茲  
乎何也物有本末而身為之本天子庶人  
皆本於脩身本亂而末治者否此知本而  
知之至也格物之謂也是故道濟天下吾  
道至尊待人而行吾身至尊故君子安身

而動身安而天下可保大人者正己而物  
正知所立本知所達道也故不知立本則  
不尊其身而達本不知達道則不尊其道  
而遺末非聖學之全孔子之為賢於堯舜  
者也或曰立本以尊身達道以尊道何言  
乎格物曰身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及己脩己正  
己利用而安其身愛人敬人信人至保身

家國天下  
地萬物  
依乎  
道  
量乎  
天地  
萬物  
而不  
以  
吾身  
依乎  
天地  
萬物  
本而  
不遺  
其末  
知  
所先  
後也  
曰出  
必為  
帝者  
師處  
必為  
天下  
後世  
師微  
旨云  
何曰  
非好  
為人  
師也  
格物  
之實  
際也  
然非  
先生  
言之  
孟子  
曰有  
大有  
為之  
君必  
有所  
不台  
之臣  
有王  
者興  
必未

取灋所以尊吾身也孔子曰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歸歟之歎狂狷之思不得志  
而脩身見於世所以尊吾道也夫身尊則  
道尊道尊則身尊孔子之學不厭教不倦  
九二之見龍在田此其至矣謂作格物之  
實際乎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則掌握  
乎乾坤包羅乎天地俟百程而不惑施諸

後世而無朝夕學之為大成也而錄中備  
之矣嗟夫學者之讀是錄也尚思先生之  
教務格物以致吾之知乎夫致知格物孔  
孟歿而微言絕矣非王公啓其秘先生發  
其要而立心立命以開大平之聖學將愈  
久而愈晦而後之學聖人者復何所觀則  
乎不有所觀則而曰宇宙在我焉者妄也

靜不敏聞言而未悟習事而未察師門之  
罪人也何足以叙先生之錄乃宗順委命  
至載義不可辭故撫捨所聞以弁於錄首  
觀是錄者其無以靜之不學而略於先生  
之大成哉是為序

隆慶二年己巳歲孟秋之望門人吉永豐

車刻心齋王先生語錄卷上

男友壁從補雍孫之之錄

門人董燧 聶靜編校

後學劉英 聶粉同校

大學是經世完書喫緊處只在止於至善格物  
却正是止至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以下致句是釋格物致知  
之義

格物之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具本亂而未治者



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此格物也故即繼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反己是格物底工夫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正己而物正也

中庸中字大學止字本文自有明解不消訓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是分明解出中字米於止知其所止止  
仁止敬止慈止孝止信是分明解出止字來

絲毫意便是私心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故立吾身以爲天下國家之本則位育有不襲時位者

見龍可得而見之謂也潛龍則不可得而見矣惟人皆可得而見故利見大人

危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失本潔其身於天地萬物者謂之末

門人問志伊學顏先生曰我而今只說志孔子之志學顏子之學曰孔子之志與學與伊尹

顏淵異乎曰未可輕論且將孟子之言細思之終當有悟

聖人雖時乘六龍以御天然必常以見龍爲家舍

康節極稱孔子然只論得孔子玄微處至其易簡宗旨却不會言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故歛牀之間孔子不答子路而答子貢以是知公伯雍徹之譏皆孔子早年事也

請討陳慥仁也不從而遂已智也若知其必不  
飛行而不請亦智也然非全仁智者也仁且智  
所以爲孔子

愛人直到人亦愛敬人直到人亦敬信人直到  
人亦信方是學無止法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先生常誦  
此詩以省學者

學者但知孟子辯夷之告子有功聖門不知其  
辯堯舜孔子處極有功於聖門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常知故也知之未嘗復  
行常行故也

聖人經世只是家常事

有以伊傅稱先生者先生曰伊傅之事我不能  
伊傅之學我不由門人問曰何謂也曰伊傅  
得君可謂奇遇設其不遇則終身獨善而已  
孔子則不然也

天下之學惟有聖

不費些子氣力

有無邊快樂

氣力便不是聖人之

學便不樂

或問中先生曰此童僕之往來者中也曰然則  
百姓之日用即中乎曰孔子云百姓日用而  
不知使非中安得謂之道特無先覺者覺之  
故不知耳若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  
之仁有所見便是妄妄則不得謂之中矣

凡涉人爲皆是作僞故僞字從人從爲

或言佛老得吾儒之體曰體用一原有吾

儒之體便有

佛

老之體也

周子曰一者無欲也無欲卽無極一卽太極無極是無欲到極處

程子曰一刻不存非中也一義不爲非中也一物不該非中也知此可與究執中之學

不執意見方可入道

學講而後明明則誠矣若不誠只是不明

天行健則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知行合一

無罪而殺立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

可以徙可與幾也去而不失乎君臣之義可  
與存義也故女樂去幾也燔肉行存義也  
知得身是天下國家之本則以天地萬物依于  
已不以已依於天地萬物

論道理若只見得一邊雖不可不謂之道然非  
全體也譬之一樹有見根未見枝葉者有見  
枝葉未見花實者有見枝葉花實却未見根  
者須是見得一株全樹始得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不論有位無位孔



子學不厭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

愚夫愚婦與知能行便是道與鳥飛魚躍同一活潑潑地則知性矣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不怨勝已者正已而已矣君子之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亦惟正已而已矣故曰不怨天不尤人

學者有求爲聖人之志始可與言學先師常云學者立得定便是堯舜文王孔子根基

學者初得頭腦不可便討聞見支撐正須養微致盛則天德王道在此矣六經四書所以印證者也若功夫得力然後看書所謂溫故而知新也不然放下書本便沒工夫做

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隱字對見字說孔子在當時雖不仕而無行不與二三子是脩身講學以見於世未嘗一日隱也隱則如丈人沮溺之徒絕人避世而與鳥獸同羣者是已乾初九不易乎世故曰龍德而隱九二

善世不伐故曰見龍在田觀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非隱而何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非見而何

曾點童冠舞雩之樂正與孔子無行不與二三子之意同故喟然與之只以三子所言爲非便是他狂處譬之曾點有家當不會出行三子會出行却無家當孔子則又有家當又會出行

子路只以正名爲迂所以卒死衛轍之難

或曰有三君有可諫者不可諫者有可諫不可諫

一若有可犯不可犯罪介石之貞不可與終

仕以爲祿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祿也何  
有仕以行道也或至於害身仕而害身於道  
也何有

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不以喪身者害身不以

養心者害心知其一者則知所以爲學矣

不亦說乎說其心之全體

或問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曰我知天

何惑之有我樂天何憂之有我回天何懼之  
若說已無過斯過矣若說人有過斯亦過矣若  
子則不然攻已過無攻人之過若有同  
者忠告善道之可也

陰陽之根原者伸之源屯卦初爻便入聖人  
濟屯起乎處

孔子雖天生聖人亦必學詩學禮學  
磨乃得明徹之至

體用不一只是功夫生

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宋之周程邵學已皆到聖  
然而未智也故不能巧申孔子致知格物  
而止至善安身而動便智巧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仁也明道有覺亦曰自此  
不好獵矣此意不失乃得滿腔子是惻隱之  
心故其言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  
同體

人之天分有不同論學則不必論天分

舜於幹股命也。舜蓋性而幹股底豫是故君子  
不謂命也。

孔子之不遇於春秋之君亦命也。而周流天下  
明道以淑斯人不謂命也。若天民則聽命矣。  
故曰大人造命。

問人欲道在險為隨地樂。先生曰：此先師當時  
就處險時言之。學者不知以意逆志，則安於  
險而失其身者有之矣。

一友持功太嚴，先生覺之曰：是學為子累矣。因

指傍斲木之匠示之曰彼却不會用功然亦何嘗廢事

光武召子陵而與共榻中私情也非尊賢之道子陵不能辭而直與其榻失貴貴之義也賢者亦不如此自處故加足帝腹子陵之過狂奴之辱光武之失

刑所以弼教者也故不教而殺謂之虐

戒慎恐懼莫離却不睹不聞不然便入於有所戒慎有所恐懼矣故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社稷民人固莫非學但以政爲學最難吾人莫  
若且做學而後入政

古人定省謂使親安妥而常省察之非必問於  
親而後謂之定省也文王朝於土季日三亦  
只問安否於內監而已

或問異端曰聖人之道無異於百姓日用凡有  
異者皆謂之異端

子見南子之謂中子路不悅之謂正中者自無  
不正正者未必能中

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纔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

高明之至，無物不覆。反求諸身，欄柄在手。白沙此數語，便是宇宙在我。萬化生身。

吾能淫其機，何必寬陳。編白沙之意，有在學者。須善觀之。六經正好印證吾心。孔子之時，中全在韋編三絕。

問時乘六龍。先生曰：此是說聖人出處。是這出處，便是這學。此學旣明，致天下堯舜之世，只

是家常事

百姓日用條理處卽是聖人之條理處聖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會失

文王望道而未之見道如魯一變至於道之道視民如傷故望天下於道也見如豈若於吾身親見之見當紂之亂故卒未之見也

孔子知本故仕止久速各當其時其稱山梁雌雉之時哉正以其色舉而翔集耳故其繫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

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

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

則自不暇耕稼陶漁無非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

飛龍在天上治也聖人治也

下文文明聖人治於下也

人故任下必治在上必治

乍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者衆

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賢

非取諸人者孔子

與諸人者故曰無

也

也見龍在田天

此二爻皆謂之大

人之仁也無求生

人之仁也吾未見

蹈仁而死者矣聖人之仁

也

良知之體與爲魚鱗

潑地當思則思思

通則已如周公思第三下

較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且何嘗經統

之自然天則不著

人力安排

梁雌雉時哉時哉嘆其舉

止之得時也三喚

而作是舉得其時也翔而

後集是止得其時

也

有心於輕功名富貴者其

契至於無父無君

有心於重功名富貴者其流弊至於弑父喪君

子夏篤信謹守爲已切矣但不免齷齪然言必

信行必果故孔子進之曰無爲小人備  
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只是致良知便  
了故曰如此而已矣

孔子謂其月三年孟子謂五年七年之類要知  
聖賢田世真實步步皆有成筭定應毫髮不

差

古之時百

工信度故數畧不入污池凡宮室器

用一切

皆有制度自工惟信而守之莫或敢

作濫也

以取罪戾故人將越度而工不敢爲

所以人

易行而禁易止也

孔子卻縠

之請車而不禁門人之厚葬無成

心也

將上堂

必揚仁之用也故曰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無

一事而非仁

子之去

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爲奴庶幾免

故次之比干執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孔子以其心皆無私故同謂之仁而優劣則於記者次序見之矣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天德良知也

塵凡事常見俯視無足入慮者方爲超脫

觀事是學卽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而非學也夫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教子無他法但今日親君子而已涵育薰陶久



當自別

善者與之則善益長惡者容之則惡自化

君子之欲仕仁也可以仕則仕義也居仁由義

大人之義畢矣

教不倦仁也須善教乃有濟故又曰成物智也  
容得天下人然後能教得天下人易曰包蒙吉  
先生每論世道便謂自家有媿

大丈夫存不忍人之心而以天地萬物係於己  
故出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下師世師出不

爲帝老師失其下衆處不爲天下萬世師遺  
其末矣進不失本退不遺末止至善之道也  
或問爲政其先於講學先生曰其惟感德乎蓋  
僚友相下爲難而當道責備尤重易曰莫之  
與則傷之者至矣其必曰官先事信而後言  
可也

問節義先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道尊而身  
不辱其知幾乎然則孔孟何以言成人取義  
曰應變之權固有之非教人家法也

問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稱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下民至于今稱之是皆  
 孔子言也何事異而離同邪先生曰湯武有  
 救世之仁夷齊有守節之義既皆善故並美  
 也曰二者必何如也曰全天曰紂可伐天下  
 不可居當時尚無節子在執而立之退居于  
 豐確守臣職則救世之仁在臣之義兩得之  
 矣且使武庚不至於亂齊不至於死此所  
 謂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易曰安貞之吉應地

其難

問昔者仲由端木賜顏淵侍孔子

學仲由

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則不善之端木賜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姑引之進退之隨而已顏淵曰人善我者我固善之人不善我者我亦善之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善不可比三子之是非何如而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者又何如先生曰子路之謂直也子貢之謂教也顏淵之

謂德也直可加之夷狄教可行之朋友德可  
行之親屬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者在夷狄則  
用子路之直在朋友則用子貢之教在親屬  
則用顏子之德並行而不悖者也

孟子道性善必稱堯舜道出處必稱孔子

伯夷之清齊莊中正有之矣然而望望然去不  
能容人而教之此其隘也柳下惠之和寬裕  
溫柔有之矣然而致祖禡裸裎於我側此其  
小恭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又從而引導之其處已也恭其待物也恕不失已不與人故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人心惟危人心者衆人之心也衆人不知學一時忿怒相激忘其身以及其親者有矣不亦危乎道心惟微道心者學道之心也學道則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見幾微也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孔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待價而沽然後能格  
君心之非故惟大人然後能利見大人  
隱居以求其志古萬物一體之志也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學之準則也便是  
一以貫之孔子以前無人說忠恕孟子以後  
無人識忠恕

孔子之學惟孟子知之韓退之謂孔子傳之孟  
軻真是一句道著有宋諸儒只爲見孟子籠  
處所以多忽略通學術宗源全在出處大節

一氣象之範示甚專

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不聽則易位  
微子箕子殷之貴戚卿也當紂之惡不可以  
不諫諫之當不在於虐焰之後而其去之也  
當不爲儉德辟難已焉可也昔陳恆弑其君  
孔子去魯去位之臣猶沐浴告於魯而倡大  
義以請討則微子箕子者當有旁行之智矣  
蓋三分天下文武有其二微子箕子豈不知  
之周家歷年仁義忠厚微子箕子又豈不知



之文武有天下三分之二則周之時勢足以格紂也明矣且其祖宗父子仁義忠厚可諒其無伐殷之念而易位之舉亦可必其協同襄贊而有以共濟天下之難者矣况夷齊清風高節素抱羞辱汚君之義以此告之安知其不詢謀僉同而有以共安社稷之危故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且不惟成湯之祀尚可以永於無疆而箕子不至於囚比干不至於死武王夷齊無相悖之道矣此

天下本無難事而惟學識有未盡焉

志於道立志於聖人之道也據於德據仁義禮  
智信五者心之德也依於仁仁者善之長義  
禮智信皆仁也此學之主腦也游於藝多識  
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之說正不王不禘之法也知不王不禘之說  
則知君臣上下名分秩然而天下之治誠如  
示掌之易矣

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卽求而往明

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卽女子貞不字

聖人濟屯曰利建侯只是樹立朋友之義

唐虞君臣只是相與講學

知此學則出處進退各有其道有爲行道而仕者行道而仕敬焉信焉尊焉可也有爲貧而仕者爲貧而仕在乎盡職會計當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辭受取與固系于守身之節不可不慎如顏之貧孔子何不少助之先生曰重於情則

累於道君子之與受視諸道而已故曰非其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

人心惟危伊川賢者猶因東坡門人一言遂各成黨况其下者小學者須在微處用功顏子不遠復乃道心也

有疑先生安身之說者問焉曰夷齊雖不安其身然而安其心夫先生曰安其身而安其心者上也不安其身而安其心者次之不安其

身又不安其心斯其爲下矣

堯舜禹相傳授受曰允執厥中此便是百王相承之統仲尼祖述者此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亦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是豈厚誣天下者哉蓋堯舜之治天下以德感人者也故民曰帝力何有於我哉故有此位乃有此治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

者是仁也只是學不厭教  
位天地育萬物便做了事  
易之道視天下如家常事  
地故孔子爲獨戚也先師  
以爲孔子是靈丹可以點  
者

有學者問放心難於求先  
生曰爾心見在更何求心

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經

不倦便是致中和  
辨事業比至簡至

隨時隨處無歇手

皆有精金之喻于

瓦石成金無盡藏

呼之卽起而應先

乎

旣明傳不復用矣

道既明經何足用哉經傳

之間印證吾心而

已矣

陽明先生詩曰羨殺山中麋

鹿伴千金難買芝

荷衣先生曰羨殺山中沂

浴伴千金難買蓁

春衣

易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

五多功先生曰初

多休六多周

六陽從地起故經世之業莫

先於講學以興起

人才古公也天地育萬物

不襲時似者也

馳難而乘馬班如者，良在上右君相之賜求  
而往明也。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相時耳。此  
君子出處之節也。

誠意忠恕，強恕致曲，皆是立本功夫。

知安身而不知行道，知行道而不知安身，俱失  
一偏，故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自成自道，自暴自棄。

今人只爲自幼便將功利誘壞心術，所以夾帶  
病根，終身無出頭處。



日用間毫釐下終便入於功利而不自知蓋功  
利陷溺人心久矣須見得自家一箇真樂直  
與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後能等萬物而玉經  
綸所謂樂則天天則神

學者不見真樂則安能超脫而聞聖人之道

問德容下之慢而不能受上之陵其病安在  
先生曰總只是一箇傲容下之慢視以爲不足  
與較故君子只知愛人敬人

有補先生者其意師教爲言先生曰德容下之

明師也得深省

學者有積疑見先生多不問而解

吾身猶知天下國家猶方天下國家不方還是  
吾身不方

天性之體本自活潑爲飛魚躍便是此體

一友論及朋友之失先生曰爾過矣何不取法  
君子見不賢而自省之不服那有許多工夫  
去較量人過矣

下而斥朋友之失而以仁事動其機亦是成物

之智處

仁者安處於仁而不爲物所動智者順利乎智而不爲物所陷仁且智君子所以隨約樂而善道矣

齋明盛服非禮不動一時具在便是立志用工朋友初見先生常指之曰卽爾此時就是未達曰爾此時何等戒懼私欲從何處入常常如此便是允執厥忠

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未聞

以道狷人者也。以道狷人，妾婦之道也。先生常誦此，教學者以立本。

或問：處人倫之變如何？子曰：處變而不失其常，善處變者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此常道也。故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言變而不失其常也。

先生問門人曰：孔子與點之意何如？對曰：點得

見龍之體故與之也曰何以爲狂  
行不掩言也曰非也點見吾道之  
三子章爲之末此所以爲狂也

問先生云出則爲帝者師然則  
人臣者矣曰不然非此之謂也  
學爲師也學爲長也學爲君也  
道而吾道傳於帝是爲帝者師也  
公卿大夫是爲公卿大夫師也  
而衛下以求信則爲人役是在

也曰以其  
天而畧於  
天下無爲  
再者所以  
者尊信吾  
吾道傳於  
行其尊信  
者不能

爲一王矣其道何由而得行哉道既不行  
雖出徒出也若爲祿仕則乘田委吏牛羊茁  
非會計當盡其職而已矣道在其中而非所  
以行道也不爲祿仕則莫之爲矣故吾人必  
須講明此學實有諸已大本達道洞然無疑  
有此欄柄在手隨時隨處無入而非行道矣  
有王者作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使天下  
明此學則天下治矣是故出不爲帝者師是  
漫然苟出反累其身則失其本矣處不爲天

下萬世師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則道  
其末矣皆非也皆小成也故本末一貫合內  
外之道也

復初說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其心而  
已矣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  
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誠則無事矣故  
誠者聖人之本聖誠而已矣是學至聖人只復  
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知不善之動者良知也知

之動而復之乃所謂致良知以復其初也  
東廓子撰成書院因名曰復初故述之以此

安定書院講學別言

通書曰苟爲天下善曰師師者立乎中善乎同  
類者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  
天下治矣非天下之至善其孰能與於此哉  
昔宋安定先生汝州人也有志於學一鄉崇  
之爲師况天下之至善乎今豫章瑤湖王  
先生同門友也學於陽明先生遵良知精



之傳米守是邦以興起斯文爲已任攝安定書  
元召遂近之七居而敷之是一時之盛舉也子  
居安豐去此百里許亦承其忍而往學焉予  
聞道在天地間實無古今之異自古惟有志者  
得聞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餘何足言  
哉嗟夫有志之士何代無之若非名師良友  
舞於前誘掖獎勵抑其過引其不及以至於中  
其不至於半塗而廢行不著習不察流於異端  
枝葉有鮮矣乎也

有鮮矣乎也

上平年北上予亦歸省東行辟諸友相感公人  
難期故書此以爲後日之記云

明哲保身論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謂  
不慮而知不學而能者也人皆有之聖人與我  
同也知保身者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  
不愛人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  
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  
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己者則必敬身如寶

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  
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  
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  
物一體之道也以之齊家則能愛一家矣能愛  
一家則一家者必愛我矣一家者愛我則吾身  
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矣以之治國則能  
愛一國矣能愛一國則一國者必愛我矣一國  
者愛我則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國矣  
以之平天下則能愛天下矣能愛天下則天下

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莫不尊親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天下矣此仁也一貫之道也  
至誠不息也所謂止至善也人之所以不能者  
謂氣稟物欲之偏氣稟物欲之偏所以與聖人  
異也與聖人異然後有學也學之如何明哲保  
身而已矣知保身而不知愛人必至於適己自  
便利已害人人將報我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  
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此自私之輩不  
知本末一貫者也若夫知愛人而不知愛身必

至於烹身割股舍生殺身則吾身不能保矣吾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此忘本逐末之徒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故君子之學以已度人己之所欲則知人之所欲己之所惡則知人之所惡故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必至於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後己此恕也所謂致曲也忠恕之道也故孔子曰敬身爲大孟子曰守身爲大曾子啓手啓足皆此意也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

保身也有保身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於天下後世之相別者也是爲別言

勉仁方書示諸生

予幸辱諸友相愛彼此切磋砥礪相勉於仁唯恐其不能遷善改過者體相關故也然而不知用力之方則有不學而過而惟攻人之過者故友朋往往日見其疎也是以愛人之道而

反見惡於人者不知反躬自  
貴故也予將有以  
論之夫仁者愛人信者信人  
此介外內之道也  
于此觀之不愛人不仁可知  
矣不信人不信可  
知矣故愛人者人恆愛之信  
人者人恆信之此  
感應之道也于此觀之人不  
愛我非特人之不  
仁已之不仁可知矣人不信  
我非特人之不信  
已之不信可知矣君子爲已  
之學自脩之不暇  
奚暇責人哉自脩而仁矣自  
脩而信矣其有不  
愛我信我者是在我者行之  
雖未深惡之有未

耳又何病焉故君子反求諸其身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以至於顏子之犯而不校者必如此  
之用功也然則子之用功其當以顏子自望而  
望於諸友乎抑不當以顏子自望而望於諸友  
乎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物不獲其所  
卽已之不獲其所也使獲所而後已是故今  
人君子比屋可封天地位而萬物育此子之志  
也故朋之來也予日樂之其未來也予日望之  
此子之心也今朋友自遠方而來者豈徒然哉



必有以也。觀其離父母、別妻子、置家業、不遠千里而來者，其志則大矣。其必有深望於予者也。予敢不盡其心，以孤其所望乎？是在我者，必有所責任矣。朋之來也，而必欲其成，就是予之本心也。而欲其速成，則不達焉。必也使之明此良知之學，簡易快樂，優游厭飫，日就月將，自政自化而後已。故君子之道，以人治人，改而止。其有未改，吾寧止之乎？若夫講說之不明，是已之責也。引導之不時，亦已之責也。見人有過而不能

是已之過也能容其過而不能使之改正亦  
已之過也欲物正而不先正已者非大人之學  
也故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  
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  
措之宜也是故君子學不厭而教不倦者如斯  
而已矣觀其汲汲皇皇周流天下其仁可知矣  
文王小心翼翼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其仁  
可知矣堯舜兢兢業業允執厥中以四海困窮  
爲已貴其仁可知矣聖夫堯舜文王孔子之學

其同可知矣其位分雖有上  
地立心爲生民立命則一也  
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吾  
其勉之乎然則子之用功甘  
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抑不  
子自望而望於諸友乎噫我  
子當自仁矣子當自信矣  
友矣子當自信而信於諸  
用功而自棄而棄於諸友乎

下之殊然其爲天  
顏淵曰舜何人也  
齊其勉之乎吾儕  
當以堯舜文王孔  
知之矣而今而後  
當自仁而仁於諸  
矣然則子敢不自  
不知諸友之相也

肯不自用功而自棄而棄予乎故知此勉仁之  
方者則必能反求諸其身能反求諸其身而不  
至於相親相信者未之有也

天理良知說

或問天理良知之學同乎曰同有異乎曰無異  
也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良知者不慮而知  
不學而能者也惟其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以  
爲天然自有之理惟其天然自有之理所以不  
慮而知不學而能也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是良知也入太廟每事問是天理也  
惟其知之爲無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入太廟每  
事問惟其入太廟每事問便是知之爲知之不  
知爲不知曰致曰體認知天理也否則日用不  
知矣曰以子之言天理良知之學同而無疑矣  
人又以爲異者何哉曰學本無異以人之所見  
者各自以爲異耳如一人有名焉有字焉有知  
其名而不知其字者則執其名爲是而以稱字  
者爲非也有知其字而不知其名者則執其字

人而以稱名者爲非也是各以己之所見者  
非以人之所見者爲非也旣知人矣又知  
己矣入知字矣旣以己之所見者爲是又知人  
之所見者亦爲是也夫然後洞然無疑矣

石間補遺 計二十一條

子謂諸生曰惟大學乃孔門經理萬世的一部  
完書喫喫處惟在止至善及格物致知四字  
本旨二千年未有定論矣某近理會得却不  
用增一字解釋本義自足驗之中庸論孟周  
易洞然脗合孔子精神命脉具此矣諸賢就  
中會得便知孔子大成學

諸生問止至善之旨子曰明明德以立體親民  
以達用體用一致陽明先師辨之悉矣此堯

舜之道也更有甚不明但謂至善爲心之本體却與明德無別恐非本旨明德卽言心之本體矣三揭在字自喚省得分明孔子精蘊立極獨發安身之義正在此堯舜執中之傳以至孔子無非明明德親民之學獨未知安身一義乃未有能止至善者故孔子悟透此道理却於明明德親民中立起一箇極來故又說箇在止於至善者安身也安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本始而末治正已而物正也大



人之學也是故身也者天地萬物之本也天地萬物末也知身之爲本是以明明德而親民也身未安本不立也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本末亂治末愈亂也故易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也如此而學如此而爲大人也不知安身則明明德親民却不會立得天下國家的本是故不能主宰天地幹旋造化立教如此故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

諸生問曰夫子謂止至善爲安身則亦何所據

乎子曰以經而知安身之爲止至善也大學  
說箇止至善便只在止至善上發揮知止知  
安身也定靜安慮得安身而止至善也物有  
本末故物物而後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知  
至知止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至此謂知之  
至也一節乃是釋格物致知之義身與天下  
國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謂格絜度  
也絜度於本末之間而知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此格物也物格知本也知本知之至也故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也修身立本也立本安身也後文引詩釋止至善曰緝蠻黃鳥止于丘隅知所以安身也孔子嘆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要在知安身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利用安身又曰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孟子曰守孰爲大守身爲大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同一旨也

諸生問格字之義子曰格如格式之格卽後梨

矩之謂吾身是箇矩天下國家是箇方黎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上求矩正則方正矣方正則成格矣故曰物格吾身對上下前後左右是物黎矩是格也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一句便見黎度格字之義格物知本也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故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其身而天下平也

便去幹天下國家事是之謂大本也。從此失脚將或烹身割股餓死締纏且掛以爲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大學首言格物致知說破學問大機括然後下手工夫不差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此而措之耳。此孔門家法也。

知本知止也如是而不求于末定也如是而天地萬物不能撓已靜也如是而首出庶物至尊至貴安也如是而知幾先見精義入神仕

止久速變通趨時慮也如是而身安如緝蠶  
黃鳥止於丘隅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無不得  
所止矣止至善也

問反已格物否子曰物格知至知本也誠意正  
心修身立本也本末一貫是故愛人治人禮  
人也格物也不親不治不答是謂行有不得  
於心然後反已也格物然後知反已反已  
是格物的工夫反之如何正已而已矣反其仁  
治敬正已也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正已而

先立也然後身安也

知明明德而不知親民道末也非萬物一體之德也知明德親民而不知安身失本也其本亂而未治者不矣亦莫之能親民也知安身而不知明明德親民亦非所謂立本也

子謂諸生曰大學謂齊家在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何不言正心在誠其意惟曰所謂誠其意者不曰誠意在致其知而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

正此等處諸賢會一理會否也對曰不知也  
請問焉子曰此亦是喫緊去處先儒皆不曾  
細看夫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言國治了  
而天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治國在齊其家  
者家齊了而國之儀形在是矣所謂齊家在  
修其身修身在正其心者皆然也至於正心  
却不在誠意誠意不在故知誠意而後可以  
正心知至而後可以誠意夫戒慎恐懼誠意  
也然心之本體原着不得纖毫意思的纔着



意思便有所恐懼便是助長如何謂之正心  
是誠意工夫猶未妥貼必須掃蕩清寧無意  
無心不忘不助是他真體存存纔是正心然  
則止心固不在誠意內亦不在誠意外若要  
誠意却先須知得箇本在吾身然後不做差  
了又不是致知了便是誠意須物格知至而  
後好去誠意則誠意固不在致知內亦不在  
致知外故不曰所謂誠意在致其知者所謂  
正心在誠其意者是誠意毋自欺之說只是

實實落落在我身上做工夫不可便謂毋自欺為致知與聖賢皆不先誠其意就去正心則正心又着空了不先致知就去誠意則誠意又做差了既能誠意不去正心則誠意又却助了却不可以誠意為正心以致知為誠意故須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有意誠工夫意誠而後有正心工夫所謂正心不在誠意誠意不在致知者如此也悟此大學微旨諸生謝曰此千載未明之學幸蒙指示今日

知所以爲學矣

子謂朱純甫曰學問須知存箇欄柵然後用工  
不差本末原板不開戶於天下事必先要知  
本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是矣身也立本也  
明德止至善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是所以安  
人安天下也不遺未也親民止至善也此孔  
子學問精微奧領處前此未有能知之者故  
語賜曰非爾所及也

大學工夫惟在誠意故誠意章前後引詩道極

詳備文王緝熙敬止立仁止敬止孝止慈止  
信以至沒世不忘止至善也衛武公學問自  
修恂慄威儀以至民不能忘止至善也畢竟  
皆做到至善未曾留得至善訣竅所謂盛德  
至善者也孔子今日便壞止至善便是槩柄  
在手更不令滲漏故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  
矩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謂知本文三則不免  
崇侯虎之譖而失身羑里也

程宗錫問此之謂自慊訓作自慊何如子曰此

正身物格知至說來既知吾身是箇本只是  
毋自欺真真實實在自己身上用工夫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略無纖毫假借只是自滯之  
心是謂自慊卽中庸敦厚以崇禮也謙者無  
不慊慊者未必能謙也然工夫只在慎獨而  
已故不怨天不由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如此而慎獨則心廣體胖身安也

子謂周李翰曰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  
止於信若不先撓得箇安身則止於孝烹身

割股有之矣止於敬者饑死結縵有之矣必  
得孔子說破此機括始有下落纔能內不失  
已外不失人故大學先引緝蠻詩在前然後  
引文王詩做誠意工夫纔得完全無滲漏

子謂徐子直曰何謂至善曰至善卽性善曰性  
卽道乎曰然曰道與身何尊身與道何異曰  
一也曰今子之身能尊乎否歟子直避席請  
問曰何哉夫子之所謂尊身也子曰身與道  
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

新學通不謂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謂之尊身  
須道尊身尊纔是主善故曰天下有道以道  
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必不以道殉乎人  
使有王者作必來取法致敬謂之尊身焉而後  
臣之然後言有計從不動而王如或不可則  
去仕止入速精義入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  
避世避地避言避色如神龍變化莫之能測  
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又曰求而往明  
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見險而能知止

矣哉又曰君子之專修其身而天下平若以道從人妾婦之道也已不能尊信又豈能使彼尊信哉及君有道却從而諫或不然便至于辱且危故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子直拜而謝曰懺甚懺于夫子之教中庸先言慎獨中和說盡性學問然後言大本致中和教人以出處進退之大義也

惟皇上帝降中于民本無不同爲飛魚躍此中也譬之江淮河漢此水也爲紫千紅此春也



合此中無思也無爲也無意必毋固我無  
將迎無內外也何邪思何妄念惟百姓節用  
而不知故曰君子存之庶民去之學也者學  
以修此中也戒慎恐懼未嘗致纖毫之力乃  
爲修之之道故曰合若本體是工夫做得工  
夫是本體先知中的本體然後好修的工夫  
王子敬問莊敬持養工夫子曰道一而已矣中  
也良知也性也一也識得此理則見見成成  
自自在在卽此不失便是莊敬卽此嘗存領

是持養真不須防險不識此理莊敬未免若  
意纔若意便是私心

劉君錫問嘗恐失却本體卽是戒慎恐懼否子  
曰且道失到那裏去

子謂子敬問近日工夫何如對曰善念動則克  
之忘念動則去之問善念不動惡念不動又  
何何不能對子曰此却是乎却是性戒慎恐  
懼此而已矣是謂顏譏天之明倫豈固見  
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衡嘗定此中則善

念動自知忘念動自知善念自克忘念自去

如此慎獨便可知立大本知立大本然後內

不失已外不失人更無滲漏使人人皆如此

用功便是致中和便是位天地育萬物事業

子謂諸生曰程子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

之性清固水也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此語未

瑩恐悞後學孟子只說性善蓋善固性也惡

非性也氣質也變其氣質則性善矣清固水

也濁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則水清矣故

言學不言氣質以學能變化氣質也故曰  
得盡澄滓便渾化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  
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此語亦要善看謂氣質雜性故  
曰氣質之性

董子某問先生嘗曰必爲帝者師處必爲天  
下萬世師程先生好爲人師何如先生曰  
子未學禮乎董子曰亦嘗學之矣先生曰子  
未知學爲人師之道乎董子曰願經教之先

生曰禮不云乎學也者學爲人師之學不廷  
以爲人師皆勸道也故必修身爲本然後師  
道立而善人多矣如身在一家人必修身立本  
以爲一家之法是爲一家之師矣身在一國  
必修身立本以爲一國之法是爲一國之師  
矣身在天下必修身立本以爲天下之法是  
爲天下之師矣故出必爲帝者師言必尊信  
吾修身立本之學足以起人君之敬信來王  
者之取法夫然後道可傳亦可行矣庶幾乎

已立後自配之得天地萬物而非牽以相從者也斯出不遺本矣處必爲天下萬世師言必與吾人講明修身立本之學使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大然後立必俱立達必俱達庶幾乎修身見世而非獨善其身者也斯處不遺末矣孔孟之學正如此故其出也以道狗身而不以身狗道其處也學不厭而教不倦本末一貫夫是謂明德親民止至善矣

問補遺畢

王道論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  
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  
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  
弟不睦不悌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有天  
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  
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  
因惡而用慈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

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義興民自無惡矣刑  
將安施乎然養之之道不外乎務本節用而  
已古者田有定制民有定業均節不忒而上  
下有經故民志一而風俗淳衆皆歸養而冗  
食游民無所容于世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  
民衆多制用無節而風俗奢靡所謂一人耕  
之十人從而食之一人蠶之百人從而衣之  
欲民之無饑寒不可得也饑寒切身而欲民  
之不爲非亦不可得也今欲民得其養在去



虛糜無益之費而制用有經重本抑  
使巧詐游民各皆本本如此則生者衆而食  
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  
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  
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  
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  
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  
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備矣昔者  
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也

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  
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之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  
行教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藝  
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  
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睦相  
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才藝  
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  
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閻

皆當黨以告州州以告鄉而鄉大夫

所以所舉者以爲是而不復考其德行才藝  
悉以欲賢之禮遇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  
也亦大夫舉於司徒司徒薦以天子天子拜  
而大夫之登於天府使司徒論才而授任是故  
在上者專以德行舉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  
士父兄以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  
以德行勉之鄉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  
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

間不復管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  
自在其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爲  
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  
也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己功不蔽蔽  
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脉  
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  
以爲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未之  
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爲美亦非  
不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以

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末故上有如者下  
必有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  
以文藝舉士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  
學之師保以文藝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  
上下皆趨于文藝矣故當時之士自幼至老  
浩瀚千辭華汨沒于記誦無晝無夜專以文  
藝爲務蓋不如是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  
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  
陰子孫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與兒女

走亦皆知欲撤故學校之外雖王官國都府  
郡之賢士大夫一啓文藝之是也而莫知孝  
弟忠信禮義廉耻之學矣而况於窮鄉下邑  
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爲學哉所以飽食暖  
衣逸居無教而近于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  
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誅  
之無憚其誅刑之無日而已豈非古所謂不  
教而誅者哉嗚呼言至于此可不痛心

無而痛之惟在重師儒之官壞天下之

道德仁義之士以爲學校之師其教之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廢月書季考之繁復飲射讀法之制取之之法科貢之典

祖宗舊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與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

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賓興之典當重于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士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

黜行優而文雖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

以德行為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德行為重  
六藝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磨砥礪以趨  
于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興可行矣夫養之有  
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民行興率此道也  
以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磨淪膚浹髓道  
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  
幾矣然非天子公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  
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  
矣苟不知從茲於此而撥末流是務則因循



就簡補弊收偏雖不無一時雖虞之效隨世  
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  
又曰爲人君者體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  
民之政依人心簡易之理因

祖宗正大之規象陰陽自然之勢以天下治天  
下斯沛然矣

上卷終